

胡適趙元任同楊聯陞討論「某也」的信

楊 聯 陞 輯

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

L. S. 兄：

謝謝你的有趣味的信！

人名帶「之」字，是詞尾，無詞性可說，承你許爲「獨是通論」，我很高興。

六朝人名「之某」，可能是類似的用法。（可能是「羲之」「彪之」，人覺得實在不太通！所以把「之」放在姓與名之間，連姓讀就成了「劉的遴」「杜的偉」，稍不通了！）

「大家人家子弟的小名」一說，我的原意只是像我們家鄉的「叫名」。我名「麋」（音門）長輩當然叫我「麋」，而外人往往叫我「麋官」。此爲廣東最著名的Howgua，原亦是「官尾」。故我疑「王羲之」原名「羲」，而大家子弟眾多，單名就叫成了「羲之」，其時音或近於「羲的」，以後就用「羲之」了。叫名之外，不妨另有「小名」。

「之」名與道教無關，似無可疑。王羲之與郗愔同奉天師道，而郗家不取「之」名，楊羲、許謐、許翽、顧歡、陶弘景等都不用「之」尾的名字。（羲之奉天師道，當然在他已名羲之之後。）

關於「由也」、「求也」的「也」字，我認爲名的尾聲，而老兄認爲特提的助詞，略似日本は，其下「大抵是一小頓」。

老兄似未細細比勘「賜也」諸例，故說「親暱名詞似應可作當面直接稱呼，而論孟似無其例」。請你看看這些「當面直接稱呼」諸例：

①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。

②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

③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

③ a 賜也，非爾所及也。

④野哉由也！

⑤賜也賢乎我（從皇侃本） 我則不服。

⑥賜也，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？ c. f. 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」。

⑦由也，汝聞六言六蔽乎？ c. f. 「由，誨汝知之乎？」

以上見論語，皆「當面直接稱呼」。

至於「也」下作一頓，似是我們後世人太受語尾「也」字影響之故，其實必不如此。如下諸例：

①公西華問（引見前函。此中「由也」「求也」……皆不必作一頓。）

論語此類例子多，我特舉公西華問一條，因爲此條文法最完全。

②檀弓：「子之不使白也喪之，何也？」……「伋則安能？爲伋也妻者，是爲白也母。不爲伋也妻者，是不爲白也母。……」

③檀弓：「參也聞諸夫子也。……」

「參也與子游聞之」。

④檀弓：「伯高之喪，……孔子曰，……「夫由賜也見我，吾哭諸賜氏。」

「也」字古音當與「它」相同或相近。高本漢擬爲 *dja/ia/ya*。如「不爲伋也妻者，是不爲白也母」之句，似魯語的「伋也」「白也」，與晉人的「羲之」「獻之」甚相近，其尾音都近「的」？

我把你的信寄還給你，你看了可以連同我的信一併寄給元任先生一閱，並請他合併批評。

「問管仲曰『人也』。」我主張句絕。其意謂「他是個人物！」故下面說他奪伯氏邑，而其人沒齒無態言。孔老夫子對管仲是向來佩服的。

(1956 March 13)

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楊聯陞的回信

胡先生：

多謝您三月十三日的信。

您所謂「大家人家的小名」是指您家鄉的「叫名」之類。我是誤會了您的意思了，以為小名一定是「輕暱」之稱（與敬而遠之相對）。這種「某官」一類的叫名，可算暱而敬之或敬而近之的「中稱」。如我們在康橋的中國同學，有一陣相稱為「某公」。還有舊式或稱人字曰某翁。類似之例頗多。自然各種中稱或中間性的稱呼，其遠近不必全同，但其為中，一也。

關於人名下加“也”作直接稱呼，我上次信說，「論孟似少其例」是未檢書而隨口瞎說，該打之至！

「也」在名詞之下是語尾（suffix）或助詞（particle），似乎是一個講語法的問題，不易定論。馬氏文通卷九，傳信助詞「也」——「也字助實字」云：

凡實字之注意者，借助也字，則辭氣不直下而其字有若特為之揭出矣。助字之助實字者，惟也字，餘只助句助讀而已。而實字借助於也字者，不一其類。公名有助以也字者（孟，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，則可乎？……）本名有助以也字者（論 賜也，非爾所及也……）其餘實字有助也字者，要皆藉以停頓而引起下文也。

前面總論傳信助字「也」說：

古人有謂也字三用，有用於句末者，有用於句中者，有用於稱謂者。蓋近之矣（按，此當指劉淇助字辨略卷三）愚謂字所助有三：曰助句，曰句讀，曰助讀，曰助實字。以視所謂三用者，較為涵蓋。

我主張盡量用統一的講法，也是取其簡易可以較為涵蓋而已。

您的「某也」表親暱說，我還是不能無疑，並不是說「某也」不能表親暱，但須從口氣表現，單說「某也」是不够的。（如口語「老張啊」可以表親暱，也可以不表）人自稱用「某也」，似可用為反證。如檀弓「穆公之母卒，使人問於曾子曰“如之何”？對曰“申也聞諸申之父曰……”」曾申對使人說話，似無自用暱稱之理。又某也下接動詞“聞”之例不少。如論語「丘也，聞有周有家者……」孟子「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」檀弓「曾子曰“參也聞諸夫子也”」，好像是說「我呀，我是聽某某說……」。

您舉檀弓「伋也妻白也母」一條，極妙！意思恐怕就是伋之妻，白之母。就我初步檢查“某也”似不用於“之某”“之如何”之前，“（由之瑟”恐不能作“由也之瑟”）。可能是兩個助詞文法作用相通（如日文之は與の）而頓挫之有無相反，故不連用也。這個信稿連您三月十三日的信，前四頁，我三月十四日信一頁，已經一併寄給趙先生了。給您請安

學生楊聯陞上 1956. 3. 16.

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

聯陞兄：紐約大雪，至十三寸半，兩日不能出門了！

我們的信交岔了。這些信都送給 Y. R. 先生看看，也許可以得一個定論。我最後信上說，我對於「也」字之爲「詞尾」或「讀尾」，都沒有成見。——即有「成見」，也不過六、七天以來的「成見」，不是牢不可破的！

親呢，小名，都是我用字不妥，請勿拘泥。我的意思只是說，魯語單名加「也」，似與晉人單名加「之」，同是便於叫喚，其作用等於名的一個部分，等於「二名」，不必看作助字，或代替一小頓。如「主詞」之下作一小頓，猶可說也。「夫由賜也見我」，「不爲伋也妻者，是不爲白也母」，逕作「二名」看，爲最簡易。若作一小頓，似反費事了。（所謂「便於叫喚」，包括「便於自己呼名」，如「赤也惑」，「丘也幸」。）「野哉由也」，「小人哉樊須也」，似合於「x 哉 y 也」公式。但「吾與點也」，似又當別論。我則以爲「參乎」，乎字是一小頓的尾聲，與「賜也」「由也」「參也」不同。「由，誨汝知之乎」，「由也，汝聞六言六蔽乎」，「由」與「由也」完全相同，故我覺的「由也」=「由」，都只是名。

Y. R. 先生給我一個 test，我以爲「伋也妻」「白也母」一例，似最合於他的條件。老兄所謂「極妙」之例也。且看他老先生以爲何如。

我前信於此一個 test 之外，嘗指出「x 也」之用在 all “cases”，此似是一個「較爲涵蓋」的 test，老兄以爲何如？

※

柯立夫先生的提議，我可以辦，但乞將

原文及小注抄給我，可省我去跑圖

書館一次。華裔學誌的現在編者及地址，也乞示知。

匆敬祝

雙安

適之

1956. 3. 20. 夜

前幾天略翻左傳，也有「僑也惑之」(Nom)「吾父逐鞍也」(Obj)，「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」(obj or pren) 諸例。似不限於「魯語」。

※我們家鄉稱「某官」，官字去聲，確似你所謂「暱而敬」的中稱。「新寢」稱「新人」，人讀作銀(hien)，「新郎」稱「新郎官」，官也讀去聲。那就全是親暱的口氣。

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

楊公：

五月二、八日的信，都收到了。多謝。

今早元任兄飛到，我們飯後在我寓中閑談，他也看了這些信了。

關於「新」是美號的問題，我也想寫一篇短文，把我們往來通信的材料綜合起來，作一個系統的敘述。例如王充正說篇的話，必須與白虎通「號」篇對看，方可明白此兩說的歷史地位。因此，我接受你的意見，我可以用中文寫一篇文章，寫成後當先寄給你。看。（但不必在清華學報發表。）我給你的幾封信，如可以寄還我作參考，最好。還得請你將趙甌北那篇文字，叫人抄一份給我。此文大概三、四天可以寫成。

關於「賜也」「由也」一類的「也尾」字問題，我今天對元任說，最好這一大些材料都歸他老先生去整理寫一篇短文。他說，他是發問的人，我是答問的人，也許這文字應該由答問的人去寫。總之，我們還沒有結論。

我也把討論「新」號問題的大要告訴他了。

四月底，我收到 Univ California 的校長的信，說 U. C. 請我作 “a Regents' Professor in the Dept. of Philosophy for the Fall Semester of 1956-57”，這事起於數月前趙公與一些 U. C. 的中外朋友的一個「陰謀」，現今居然成為事實，我只

好接受了，大概須在 Berkeley 住四個月（九月——一月）。四個月之後，我可以去臺灣走一趟，小住兩、三個月。

寅恪在嶺南學報發表之文（此文見於第幾期？乞示知。）我並未見過。可見我的誤記不出於此文，似是由於一個很粗心的概括印象，或是多年前寅恪或孟真口談留下來的印象。其實寅恪之說不能成立，因為例外太多。（寅恪又似不曾明白崔浩、寇謙之之都不是「天師道」，乃是「反三張」的。）

我近來收集周作人一生的書，已近八、九冊。他的最近兩部書是「俄羅斯的民間故事」及「烏克蘭的民國故事」，已够可憐憫的了。（但序例裏尚無肉麻的話，也沒有引證馬列諸大神。）你信上說的周遐壽的兩書，我還沒有見到，當托香港朋友代為訪求。

匆一敬祝

雙安。

適之

一九五六、五、十一

你信上提及王莽傳中另「有一處提到別的美號」，又引匈奴高句麗的改名。莽傳中元始元年正月羣臣「陳莽功德」，已說及「聖王之法，臣有大功，則生有美號，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于周。」太后詔尚書具其事，後來太后「策」曰，……『故賜嘉號，曰安漢公……』此是美號的一個例子。

又莽「居攝」之前，太后詔云，「……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，名曰漢光邑。」……地理志：「武功，莽曰新光。」此亦是「美號」之一例。

適之

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楊聯陞的回信

胡先生：

多謝您五月十一日的信。

趙先生這次大約不來康橋，但聽說六月裏可以來。我們很歡迎。找您到 U. C. 的

「陰謀」成功，大家同喜。也許您可以借演講的機會再整理思想史稿吧。

寅恪先生文見嶺南學報十一卷一期（1950，110-134），抄上兩頁備覽。陳先生所謂天師道，似是泛稱，不限於五斗米道。「崔浩與寇謙之」這篇文章裏勝義甚多。哈佛的一冊，缺 127-130 頁（誤重 115-118 頁）。如哥大等處有，將來應該設法借覽。

「賜也」一類的問題，我覺得還是不宜專就人名後之「也」立說。至少要討論一切名詞（或類似名詞）後之「也」。如詩經「無使龍也吠」，左傳「龍也可使無吠」，左傳「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“此子也才，吾學子之賜……”」詩經「女也不爽」「士也罔極」等，都要照顧到才好。

（只用此一段，中略）

您可以寫「新號（新莽國號）」一文，最好能給清華學報。 給您請安

學生聯陞上

一九五六、五月十四日

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

楊公：

（中略）

偶看聊齋志異，在陳雲棲篇（卷3）見此兩句：

……果爾，則爲母也婦，不爾，則終爲母也女。

留仙有意學檀弓，故有此文法。此雖是後來人仿古的語法，但可以爲老兄前次（May 14）來信所說“最好能兼顧一切名詞（不限于專名）後之「也」”的原則添一例子。

我原無“限于專名”之意。原來的問題，只是“賜也”一類的“也”是“讀尾”？抑係“詞尾”？所謂“詞”，原指專名，但在詞性上“專名”與“一切名詞”是同等的。如“不爲伋也妻者，是不爲白也母”，在聊齋裏可以套作“爲母也歸”“爲母也女”。老兄以爲爲何？

may 28, 1956

（聯陞按，聊齋志異尙有一例：「霍女」（卷十一）（女）一日謂黃曰「今爲君

謀，請買一人，爲子嗣計。然買婢媵則價奢。當伋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婚。良家子不難致。」黃不可。此處「妾也兄」似當解爲「妾之兄」。則「母也婦」卽「母之婦」，「母也女」卽「母之女」，蒲留仙似爲此用。）

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楊聯陞的回信

胡先生：

多謝您八月十三日的信。（中略）

高本漢說人名後加「也」是記錄口語，我完全贊成。又說這種「×也」不拘一格（Case）也是對的。不過我覺得他把這個用法限制在專名之後，因此說與其他的可與日文 wa 比擬之「也」全無關係，有些欠妥。

馬氏文通卷九有一段，我已前抄過，再抄一次：

這裏公名，本名與其他實字之助以也字者，並無一定的分別。您舉的聊齋的仿檀弓之例，也表示蒲留仙認爲這個型式公名本名通用。「要旨藉停頓而引起下文也」這裏要注意“要”是“大要”，因爲“伋也妻”之“也”不便停頓，是例外，但其他之例要停頓還是可以的，我覺得此例之重要性，不宜過於誇張。

馬氏云「凡實字之注意者，借助也字」我覺得也是對的。這次在倫敦與西門(W. Simon) 先生討論到這個也字，曾檢出高本漢文閱讀，西門覺得這個「也」一般作用是 emphatic，伋也妻就是伋的妻，重讀伋；白也母就是白的母，重讀白。其他實字後“也”亦復如此。高本漢說，不能與日文之 wa 相比，是不對的。日文之 wa 可在 de 之下作 de wa，在 ni 之下作 niwa（聯陞按在 o 之下則變 oba），只無領格之例而已（Schindler AM 短文，與西門意見相近而嫌狹。）高本漢只說這是口語，而不說意思或口氣上可能有何分別，是欠周到處。

今天又與周法高兄略談，他說，如果照胡先生所說，“也”與“他”有關，倒是件有趣的事。音韻上的像並非不可能，只可惜古漢語的“他”都只作其他解，他作彼解，最早見於後漢，不易解釋。我說，從意思上說，這個“也”與近代口語（國語）用的“他”（或其他代名詞）倒有相似處，如「白也母」可以說「白也他娘」「孩子他娘」（或其他代名詞）不說「孩子他的娘」，「回也不愚」相當於「回呀他不傻」「謂

我士也驕」就是說「說我這個士（小貴族）他很驕傲」，「師與張也孰賢」是「師同張他們倆呀誰好？」不過從語音說，「也」恐怕還是近於“啊”。（下略）

給您請安

學生聯陞敬上

195 年八月十七日

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

楊公：

謝謝你的長信。此後「從天而下」的機會怕又不太多了！

昨天周法高李定一兩君來，我託他們帶一小冊老子給你，因為其中有關於「想爾注」的幾頁。

上週末衛挺生先生（字深甫，哈佛老畢業生，即作「神武天皇考」者）來，我托他帶一冊影本先父「鈍夫年譜」給你，轉交何炳棣兄，不知已收到否？

關於「×也」問題，我此時沒有時間討論，法高或可略述我昨天談的話。我覺得你不免過分的堅持「停頓」之說，故要我「不可過於誇張」「伋也妻」「白也母」一類「終究是罕見之特例」。我則以為檀弓此條，一句話裏而此例四見，故不得視為罕見之特例，更不得視為「例外」。

「停頓」之說，我以為不夠說明兩個現象：

①「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「賜也，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似「×也」與「×乎」有別。

②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歟？」（12）

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，其由也歟？」（5）（皇侃本、高麗本有「也」字。阮先校勘記說「由下有也字，亦與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，太平御覽 467 所引合。」）「由也」作一個名字，似勝于「也」一小頓，「與」又一大頓？

故我還覺得「×也」在當時口語裏只看作一個「名字」，用在私名為多，也用在公名如「母也天只」之類。

但這不是我今天寫信的動機。

百忙中偶檢四部叢刊續編裏的「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」，此是元統三年（看卷

三 P. 59) 最後改定刻本。其中句讀標點最謹嚴，特別是卷二，P. 20 引「館閣校勘法」，及「勉齋（黃榦）批點四書例」，及「續補句讀例」（P. 23-25）。此書想你已見了。若未檢此影元刻本，千萬乞一檢閱，因為這是最詳細、最講究文法象例的句讀例法！（最有趣的是此中居然說明「大學之道」何以是句！原來「句」有兩大用處：一是「舉其綱」，一是「文意斷」。「舉其綱爲句」！葉雙舉的例正是「如大學之道在……」！書中到處有此等例：

朱子論孟集纂序曰論孟之書，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。

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……

「大學之道」原來與「朱子答汪尚書書」同是舉其綱！除此一例之外，其餘句讀條例是很了不得的明白詳盡！故值得報告給您。

匆一敬祝

雙安。

適之

一九五六、八、廿四

敬乞告周策縱先生：我收到他的長信了。連日實在太匆匆，不能作答書，怕也見不着他了。我決定卅一日飛了。他的信，俟將來答他。

適之

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趙元任給胡適的信

迪也適之：

真巧的得，我正在（Mar. 16）說“如果找到‘由也’後頭來個‘之’，再來個名詞，那就‘也’字一定是詞尾而非讀尾了”。馬上楊公（中稱也）寄來你的信（Mar. 13 p. p. 3-4）引：

“檀弓：子之不使白也喪之，何也？‘……’伋則安能？爲伋也妻者，是爲白也母，不爲伋也妻者，是不爲白也母……”。

好像是答我的問似的，楊公（Mar. 16）說“您舉檀弓汲也妻白也母一條極妙，

意思恐怕就是‘伋之母’‘白之母’，他又說“可能是因為兩個助詞的文法相通而頓挫之有無相反……故不連用也。”這個理由的用勁處我還琢磨不大出來，可是我想到兩個方言的文法作參考：先說兩個助詞或詞尾碰頭，就省去一個：在粵語凡助量詞（AN）碰到嘅（‘的’）後者省去，例如粵語你的錢聽起來好像是說‘你的錢’，其實說的是‘你的些錢’，其中相當於的的嘅字省去，而粵語的的乃是‘些’的意思，但在一般情形之下，虛字相遇並不省去一個，兩字相切倒是很常見的。

還有一個方言文法現象是廈門語單字小名後常加啊，跟由也的也有同樣問題，可惜我沒找到像伋也妻之類的例。

至於也字用作頓尾，這是直接稱呼助詞，有時似乎可以又作頓尾又作直接稱呼助詞，跟白話啊字一樣的行爲（日文的は可是只用在頓尾）

伋也妻，白也母如果是魯語的伋之妻，白之母，這倒是件大事情，這沒甚麼不可能，可是在（魯語）其他句法中，也字不知道還有領格的用法沒有？

也 dia 與 之 tjəg 怕音不太相近，倒是的 tiək 與之還近一點。

這些問題從也字出發，但引起的問題不少，希望不久發現一個廈門某啊e（的）某的例，或者文○裏某也之某的例——哪一天，此頌

雙祺

附筆 元任

cc: L. S. (M. F. T.), T=Theorist, M. F.=? 可問 Iris

*錢音似北平陽平也是假的粵音，相當與北平陽平的錢是低降，變成高升調是一種所謂‘變音’，其功用相當語捲舌詞尾，猶云‘錢兒’

再者義之與義的不同處：的字有此用法而之子無之！（因無之不等於沒有的，而等於沒有這個也）

附 錄

邦新我兄

蒙史語所不棄，叫我爲趙元任先生紀念論文集寫一篇文章。這是義（誼）不容辭的。現在找出一九五六年我同胡趙兩位先生用三角通信式討論古漢語中“某也”（特別

是人名後也字) 的信，依時間次序是胡先生給我三月十三日的信，我三月十六日回信。胡先生三月二十日的信，五月十一日的信。我五月十四的信(只一段有關)胡先生五月二十八日的信。我八月十七的信。胡先生八月二十五的信。中間有趙元任三月二十日給胡先生(迪也適之，平常是迪呀適之)給我的副本，末后寫的 c. c. L. S. (M. F. T) T=Theorist，我知道 L. S. 是我的 initial, M. F. T. 還是問了 Iris，才猜出是由 Lucky Strike(L. S.) 香煙廣告 M. F. T. means fine tobacco 改的，Theorist，承他老人家賜贈，實在愧不敢當，至多是胡說的理論家罷了。(此等處可見先生之幽默)

這些信請斟酌覆製作爲紀念趙胡兩先生之用，胡先生去世已二十年了，我受他們二位提携指導之恩，真恐畢生難報了。

七一(1982) 七、七

方桂先生法高兄同你們諸位其它專家，都歡迎跋語。

我只想加一注即“也”上之人各不限於一字，諸樊，餘味等皆是。

(趙先生的兩頁，大約得描描，才能覆製 L. S.)

2.5. 谢！你的有趣的信！

人名之字，是词尾，其词性可说，承认为「极」是「用」上「调」，我

六朝人知云某，不能是類似的用法。

大家家子弟的小名——说，我的原名只是像我们家御的叫名。

我々「葉」(音門)、長年当此叫我「葉」、而外人経し叫我「葉」云々。

比如廣東最出名的 Funging，原上是一古一佬。故我疑王義一

名義，而大家子弟要為，單名就叫成了「義」，其時音或近

于「義」的，以爲就用了「義」了。叫名之外，不好另取小名。

之。名与焉。教其四。似其可也。王羲之。曼都。同奉天。师道。

而柳家不取「」名，楊義，許鑑，許翺，顧欽，陸弘景都不用

「」尾的名。
(義氣奉天師道，當然在他已名義斷之。)

「」字由也，「求也」的「也」字，我認爲名的尾聲，而老兄認爲特提

的助詞，略似日本語。其下「大概是」小頓。

老兄似未細「」此點，賜也諸例，故說「親晤名詞」應可外面

直接稱呼，而「福子」似無妨。請你看「」此「」直接稱呼

諸例：

①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。

②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

③賜也，自今及後，我愛與言。

(3) 賜也，非所及也。

(4) 賜也，非所及也！

(5) 賜也，非所及也！（从皇侃本）夫我何不服。

(6) 賜也，汝以予為多乎？而欲之者歟？
賜：參乎，吾是以貴之。

(7) 由也，汝聞六言六蔽，如之乎？
由：由也，海也知之乎？

以上見論語，皆當面直接稱呼。

至于「也」下一頓，似是我们為世人大受「也」字影響之故，其

實不然。如下諸例：

① 公西華問：（引見前函。此中「由也」「求也」皆不必作一頓。）

論語此類例子多，我將舉公西華問一條，因為此條文最完全。

② 檀弓：「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……」
「假則與錢，為假也妻。」

者。是。为。白。也。母。不。为。伯。也。妻。者。是。不。为。伯。也。母。……

③ 檀弓：「……也。直。诸。未。上。也。……」

「……也。与。子。伯。高。……」

④ 檀弓：伯。为。之。表。……孔子曰：……夫。由。赐。也。见。我。……哭。诸。

赐氏。

也。字。古。音。当。与。它。相。同。或。相。近。一。篇。本。汉。书。有。公。/ 公。/ 公。

如。不。为。伯。也。妻。者。是。不。为。伯。也。母。……的。似。曾。读。的。伯。也。伯。也。与。

晋。大。的。「义」。献。之。甚。相。近。……其。尾。音。都。近。的。

我把你的信寄还给你，你看了，可以连同我的信一併寄给元仲。

先生一看，并请他合併批评。

向管仲曰：「人通。我主张的绝。其意谓，他是个人物！故下面

说他尊伯也，而其人没齿无怨言。孔老夫子对管仲是向来佩服的。

(1956 March 13)

1956.3.20

纽约大雪，至十三寸半，雨日不能出门了！

附性之：

我们的行交家了。这些行都送给别人看，也许可以得一个空福。我最发信上说，我对于「也」字之「有」词尾，或「读」，都

没有意见。——即有「成」见，也不过又七天以来的「成」见，不是牢不可

破的！
都是我用字不妥，请勿

我们家御称「某官」，

官字甚多，破破你

谓「哩」而韵的中称。

新地编「第」人读

你银（三三）「新即称

新即「山」也读去

声。那完全是「视」

的「气」。

「视」小名，都是「构」泥。我的意思是说「单」名加也，似与「人」平

名加「」，同是「便」手叫「噢」，其作用等于「名」的「」部分，不必看你「助」字，

或「构」一小块。如「主」词「下」你「一小块」，就可「说」也。「未」由「赐」也「见」我「一」不

为「你」也「喜」者，是「不」为「白」也「母」，「你」二「名」看，为「最」间「易」。看「你」一「块」，似

「反」费「事」了。「你」谓「便」手叫「噢」，也「就」便「于」自己「呼」名，如「来」也「或」，「在」也「事」。

「你」由「也」，小「人」我「赞」也，似「合」于「王」我「也」公「式」。但「我」与「默」也，似「又」当「别」谓。

我「以」为「「参」手」，「手」字是「一小块」的「尾」声，与「赐」也「由」也「」，「你」也「不」同。「由」海「世」知「平」，

「由」也，「世」南「又」有「不」藏「中」，「由」与「由」也「完」全「相」同，故「我」觉「得」，「由」也「」，「由」也「」，「都」只「是」名。

Y.R. 先生给我一封信，我以为，他是要「自由」——例是「自由」于他的信件。
老兄所谓「自由」也。且看他以「自由」为自由。

我前作于此一封信之外，曾指出「自由」用在 will "class" 此例
是一个「教为」的 Test，看兄以为如何？

*

杨君来书，提议，我有心，但气将「原文及小注」抄给我，可否
我去跑图书馆一次。——《新学记》的现在编者及地址，也乞示知。

敬祝

双安

信

一九五六年三月廿夜

前为天晓翻左信，也有「信」或「信」(nom.) 之通也 (即「信」之通也) 虎也
「社稷」(即「社」) 诸例，似不限于「通」。

COPY

Y. R. CHAO
1059 CRAGMONT AVE.
BERKELEY 8, CALIFORNIA
MAR 20 1956

地也[之]一

真巧得很，我正查 (Mar 15) 说“如果找到‘由也’及头末个‘之’，作末个名词，那就在‘也’字一‘之’词尾而末‘之’尾了。”马上抄火 (中秘也) 旁末部的信 (Mar 13, pp. 3-4), 引:

“檀弓: 子之使白也来之, 何也? ... ‘级则女能? 为级也妻者, 立为白也母 不立为级也妻者, 立不立白也母 ...”

好像回答我的问似的。抄火 (Mar 16) 说“檀弓及也妻白也母一条杜巧意思恐怕就是‘级母’白之母’。他又说“巧字之所为两个助词的用法相通而顿挫之有与相反... 故不通用也。”这个理由的用助词我迷惑磨不大出来。巧之我想引两个方言的文法作参考: 先说两个助词或词尾碰入似省去一个: 右粤语 (助量词 (AN) 碰到既 (的), 皮者省去。例如粤语你的钱听起来好像是说‘你的钱’, 其实说的还是你的‘些钱’, 其中相当於的的既字省去而粤语的的乃是‘些’的意思。但在一般4音形之下, 虚字相遇並不省去一个, 而字相切倒是很常见的。

还有一个文法现象之厦门话字字小名及事如“巧, 由也的也有同样问题, 可惜我没找到像级也妻之类的例。

变成高才用
相当北平阳平的所定低降。
是假的人相当北平阳平的所定低降。
以用相当提舌词尾, 犹云钱呢。
或说所省音或说所省音

父他娘
父他娘
父他娘

他(包)
不由人白道了
我的这个心事(来)

不若戴之弁義的圖不同如：的字有此用法而
之字否之！（因字之不等於度有的而完必得有个也）

不若義之知義的不同如：的有此用法而

也 die 与 die 物离不太相近，
例 三 的 tick 与 三 靠近一点。

这些问题也从字出发但引起的问题不少。希望不久发现一个厦门某~~也~~^啊e(的)某的例，或者又前某某也之某的例，——哪一天。此快

双族

部附字

文化

cc: I.S. (M.F.T.)

T = Theorist

M.F. = ? அங்குதிரி

楊公：

五月二日的信，都收到了。多謝！

今早元任之飛到，我們飯後在客廳中閒談，他也看了這封信了。

關於「就是美孚的問題」，我也想寫一篇短文，把我們往來通信的材料^綜合起來，作一個系統的敘述。例如王亮正的話，必須與白虎通對看，方可明白此兩說的歷史地位。因此，我接受你的意見，我可以用中文寫一篇文，寫成後當先寫給你看。（但不必在清華報發表。）

我這封信對你^也可以寫些修改，最好。還望你將臨北那篇文章^也抄一份給我。

此文大概三、四天可寫成。

關於賜也、由也、顓孫的問題，我今天對元任說，最好這大批材料都歸他先去看整理，寫

我近來收集周作人的书，已近九冊。他的最

近期的是「俄羅斯的民間故事」及「烏克蘭的民間故事」，已夠耐煩煩的了。（但序例裏說，書裏並沒有引證周作人書的兩書，我還沒有見到，當把香港明

大雜誌寫

女代為行亦。

毋一敬視

如。

商

五元，四角。

你信上提及王莽傳中「王莽提到劉秀的美子，

又引如言白雲的收和莽傳中「元始元年正月

莽臣陳莽功德，已說及「聖王之法，自有大功，

則生有美子，故周公及身在那託子于周。」太后

詔書具其事，父來太后「宋曰……故賜美子，

曰為公……」此是「美子」的一个例子。

又莽臣陳……太后詔云……「武功……漢公

宋廷、名曰漢○○○
「漢書」——地理志：「漢書、漢書」
此乃「漢書」之一例。

——

是不为白也母，在聊齋裡可以套你
~~要~~为母也婦” “为母也女”。老兄以为然否？
何？

May 28, 1956

楊公：

谢（你的信和 Reprints 两篇。
此两篇已在 HJAS 上读过了。
右腕小伤至今未愈，已约骨科
医生 May 30 去验看。此时写字还
不方便，故不能作文字。

偶看聊齋志異，在陳雲棲篇（卷3）
见此两句：

“一果尔，则为母也婦，不尔，则终
为母也女”

仙有意学檀子，故有此文法。此雖
是後來人仿古的语法，但可以為老兄前
次（May 14）来信所说“最好能兼顧一切
名词（不限于專名）後之‘也’”的原则添一
例子。

我原無“限于專名”之意。原来的尚題，只
是“賜也”一類的“也”是讀尾，抑係“詞尾”
或謂“詞”，系指專名，但在詞性上“專名”与
“一切名詞”是平等的。如仙來及此也者，不
能

駁陳接，聊齋志異為有一例，霍女（卷二）（也一日謂黃曰：今為君謀，請買一人，為
子嗣計。然買婦勝則價者，當為妾也。兄者使父与痛婚，良家子不難就。黃不可。
此篇，妾也兄，何當解為「妾之兄」，則母也婦，子母之婦，母也也即，女之也，蒲留仙心
如此也。

楊公：

謝你的長信。此次「錢從天而下」的機會怕又不太多了，
昨天用法高李定一兩君來，我把他們帶一冊老子給你，因
為其中有關于「想」性的幾頁。

上周末衛挺生先生（字深甫）哈佛畢業生，即你神
武天皇考者來，我把他帶一冊彭季先生「錢夫即
謬」給你，轉交何炳棣兄，不知已收到否。

函于「又」問題，我此時沒有時間討論，這為或可略
述我昨天談的話。我覺得你不免過分的堅持「停頓」
說，改要我「不過於誇張」，但也妻「白也母」一類「終

究竟是罕見之例。我則以為，增了此條，一句話裏而此例の見，故不曰視為罕見之特例，更不曰視為例外。

信然，說，我以為不夠說明兩下現象：

①「修乎，道一以貫之」。賜也，此以予為多而識之者乎？似也，予有外。

②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欤？」（12）

者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，其由也欤？（子曰）

本，高麗本有也字。阮元校勘記說「由下有也字，必與類

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太平御覽物類引合。」由也作一

名字，似勝于也字類，又一大類。

故我還覺得「又也是當時口語裏的一個字，用在私名爲多，也用在公名如「母也天只」一類。但這不是我今天寫作的動機。

百忙中偶然的讀到續編裏的「程氏家範」讀到分節日程，此是元統三節最後改定本。其中句讀標點最謹嚴，特別是卷三，以下引「館閣校勘法」及「勉齋（黃幹）批」的本例，及「續補句讀例」（p.23-25）。此亦想你也見了。若未標此影刻本，千萬乞一檢閱，因爲這是最詳細，最講究（~~宋~~）例的句讀例法！最有強的是此中居然說明「大學」爲何以是句！

「有兩大用意：一是『學問綱』，一是『文意綱』。」

原來「學問綱」！——「學問綱」正是「如大學之

為在……！書中到處有此等例：

朱子論孟集序曰：「孟子之書，學者所以求為一

至要。」

朱子論汪為書曰：「近世……」

大學之為「學問綱」！——朱子汪為書曰：「同是『學問綱』！」

除此一例外，其餘的讀例是很多的。不為明白詳

盡！收值日報告給你。

如「教範

雙步。

一九五〇年八月廿九

敬告周策縱先生：我收到他的長信了。

連日實在太忙了，不特你答書，怕也見不着他

了。我決廿一日飛了。他的信，候將來答他。這——

我們今日要用
「學問綱」。